

續
通
志

唐
列
傳

冊八十五第



續通志 五十四卷

協修 臣 鄭應元 恭校

卷二百七十五

續通志

列傳 五十八

唐

高仁厚

趙 犛

昶 珩

成 汭

杜 洪

鍾 傳

劉漢宏

張 雄

弘鐸

徐約

目錄內小字弘鐸應寫馮弘鐸

高仁厚。亡其里系。初事劔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鞏咸。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鷓鴣。

兒每戰輒戒毋與鷓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疊帶。冒持梃。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竇滔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間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嗤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皆死。閭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衆數萬。畧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獲阡

能。謀者自言父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為我報賊。明日我且戰。能釋甲。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謀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渠羅渾擊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擊詐窮而逸。吏執之。降衆署背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以降。韓求赴水死。賊帥羅夫子棄寨奔阡能。仁厚引兵逼之。衆呼謀爭出。執阡能。挈羅夫子首迎降。案阡能乃賊首。已見上文。傳不終言其就擒事。殊為漏畧。今採通鑑增。餘柵皆下。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

左僕射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乏奉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沒水鑿舟皆沈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檻車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已有望言敬瑄諷

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劍州刺史姚卓文共攻成都假卓文指揮應接使卓文不應詔削師立官爵敬瑄即表仁厚為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為行軍副使楊棠為諸軍都虞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閱四旬夜出兵擾北柵仁厚設兩翼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

以死報天子。斬而徇。師立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者賞。君雄諄于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譁而進。以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沈于池。死。君雄悉誅其家。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絕。詔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為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羗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

趙犛。陳州宛丘人。世為忠武軍牙將。犛資警健。兒時好

為營陣行列。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劍。善射。會昌中。從伐潞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犛為刺史。表授之。既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峙藁薪。為守計。民有貧者。悉內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犛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激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

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欒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為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為持久計。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張。欒小大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欒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宗權始熾，畧地數千里，屠二十餘

州。唯陳賴欒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秦寧浙西兩節度。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使仍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欒悉忠力，以孤城抗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振故委，輸調發，助全忠常先它鎮云。

昶字大東，神采軒異，內沈厚。破孟楷功多。巢之圍，昶夜擷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羣曙決戰。士爭奮死鬪，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欒領秦寧，以昶為州刺史，檢校尚

按五代史載珣為犍弟與新書互異謹加案聲明

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皆推犍。昶犍之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勸農桑。於人有恩惠。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

犍子珣

按五代史作犍弟

字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之難。激

勵麾下。約皆死。以先冢。邇賊畏見。殘即夜絕。死士取柩。以入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珣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射。遙領處州刺史。昶帥忠武。珣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

按新書此下有田頌朱延壽等傳。今應從刪。謹加案聲明。

留後。全忠表為節度使。陳土惡。善圮。珣疊覓表壟。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魚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翟王渠。溉稻以利農。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珣知同州節度。留後。昭宗還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為罷市。按新唐書此下有田

頌。朱延壽。劉建鋒。馬殷。馬賓等傳。頌。延壽。皆楊行密部將。事繫行密。與唐無涉。應附五代。吳載記。殷應列五代。楚載記。而以建鋒及實附見。此俱從刪。

按新書載韓楚言妻斷夫首
事今應從刪謹加案聲明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為浮屠。後入蔡賊中。
為賊帥假子。更姓名為郭禹。當戍江陵。亡為盜。保火門
山。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
禹凶慄。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襲歸州。入之。自稱刺
史。招亡訓士。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
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討荆南部將牟權于清江。禽權。
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
南節度留後。始改名汭。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
汭率存夜斬營襲厚。破之。遂入夔州。

案新唐書本文載
韓楚言妻斷夫首

事。楚言以許辱成汭。敗不能死。妻李懼支解之辱。自殺
其夫。楚言非忠於唐。李亦安得為烈。且其事不可為訓。

今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存沂江畧雲安。按兵渝州。盡

下瀕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帝以建肇為武泰軍節

度使。汭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汭乃以武為留後。

存為萬州刺史。存不得志。汭遣客伺之。方蹴毬。汭曰。存

必叛。自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與王

建肇皆降於王建。汭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

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史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

下。踰月。吏暴死。汭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

晁自占者萬餘。時鎮國節度使韓建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郭。洎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權鹽本。隸鹽鐵。洎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故洎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譖害諸子。洎皆手殺之。至絕嗣。澧朗本隸荆南。為雷滿所據。別為節度。洎數請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彥若罷。道江陵。洎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洎大慙。晚喜餌術士藥。瀕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勅救之。諷洎與馬殷。雷

彥威。掎角。洎自將而行。下知洎不足。亢行密。無敢諫。惟親吏楊師厚勸之。洎為巨艦。堂皇悉備。至公安。卜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見百姓。洎乃行。彥威潛師畧江陵。洎諸將念私。無鬪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洎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擊洎。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洎投江死。天祐中。全忠表洎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為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永興民皆亡。為盜。刺史崔紹募民彊雄者。為土團軍。賊不敢侵。於

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為董昌所拒。走客黃州。中和未聞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為州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為節度留後。僖宗即拜本軍節度使。是時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團者也。軍剽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東南貢路。乾寧初。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停討獻京師。駱殷棄永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為心腹。間取永興守之。全忠

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饋餼所仰。既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全忠率兵五萬營霍丘。行密禦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軍薄戰。不能救。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將劉存濬坎傅城。殷為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若竒兵取之。可

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璘當之。汴亡卒走淮壁。言軍虛實。曰：「鄆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強，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皆斬揚州市。

鍾傳，洪州高安人，業負販。或勸為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為長，乃鳩夷獠，依山為壁，至萬

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畧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即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問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內譴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時。傳以匡時為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玕為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傳倚以為重。廣明後州

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
裝齋。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
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既貴。悔之。
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
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餌餅為犀象。高數
尋。晚節重歛。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卒。匡時自立。
為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為江州刺史。怨兄立。挈州
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使秦裴攻匡時。圍
洪州。匡時城守。凡三月。城陷。執匡時歸揚州。渥切責匡

時。頓首請死。渥哀赦之。彭玕既失援。厚結馬殷。且觀虛
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玕通左氏
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
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况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
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為節度三年。我自取之。
及渥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
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軍才否。全諷蒐衆十萬。邀
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士三等。公衆正當其下。盍更益
之。全諷不能答。後為楊氏所并。

劉漢宏本兗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焚畧江陵。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錯降之。表為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珣得罪。乃以漢宏代之。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為義勝軍。即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卯金刀非吾尚誰哉。鵙噪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木。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為董昌所敗。復遣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襲破之。明年。漢宏屯

黃嶺。發洞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襲昌。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馘五千。漢宏羸服走。或執之。給而免。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容。將辛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褒溫州。褒兵最強。故漢宏使褒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堅實。韓公汶。將其軍。帝聞杭越掣戰。遣中人焦居璠持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啓二年。鏐率諸將攻越。自趨導山。破公文於曹娥。埭與褒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實詣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

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子。屯杜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為武寧軍偏將。弘鐸為吏辱雄。雄為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

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楫。寶兵散多降。暉衆數萬。雄即以上元為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為府。旌旗衣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啗雄。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纔千錢。聞雄至。問道走軍。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糠粃。以差為直。雄軍富過所欲。即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初。以上元為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思之。為立廟。弘鐸代為刺史。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

得淮南。弘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迺進說行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頔在宣州。陰圖弘鐸。募工治艦。工曰。上元為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頔曰。我為舟。一用之耳。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揚間。不自安。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主。大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嚮。聲言討鍾傳。實襲頔。行密知之。遣客說止。不聽。頔逆擊於曷山。弘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振。遣人迎犒東塘。好謂曰。

兵有勝負。今衆尚彊。乃自棄于海。奈何。吾府雖隘。尚可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行密挈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慰勉。遂以歸。表為淮南節度副使。見尚公迺曰。頗憶為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尚邪。謝曰。臣為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

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鉞攻之。約驅民墨鏡。其郤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杭終有國乎。約後寢寤。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使沈粲守蘇州。約衆降。潤州既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盡

按新書此下有王潮等傳今
應從刪謹加案聲明

殲其衆。按新唐書。此下有王潮。王審邦。劉知謙。盧光稠。
傳。潮。應列五代。閩載記。審邦。應附見。知謙。應列
南漢。載記。光稠。應
附見。此俱從刪。

